



三江月／读书

责编乐建中 审读邱立波
2023年2月12日 星期日 美编周斌

投稿邮箱:ljz@cnnb.com.cn

阅读随笔

总把新桃换旧符

□包丹虹

王安石作为能吏,在鄞县兴水利、纾民困、办学校,治绩斐然。然而,影响千年的王安石,治鄞千日仅仅是他建功立业的一部分。现在每当去东钱湖游玩,见万顷碧波,眼前就会荡漾出王安石的身影。但这些都是当今的后话,回归初心,对自己来说,王安石这个大名率先闪亮眼的是他的《泊船瓜洲》诗: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尤其那个“绿”字之妙用,是为语文老师所津津乐道的点。在我看来,同为教科书级别的“推敲”典范,贾岛的“僧敲月下门”给人以孤零零的佛门意境,而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有着一种大幅度的欢欣与鼓舞。且他的“绿”虽经锤炼,却有浑然天成之感。

中国是诗的国度,但从浩瀚的古诗里经大浪淘沙般地筛选,最后进教科版的是极少数,而王安石的《梅花》诗小学生都会背: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内敛深沉,耐人寻味。王安石对宋诗发展有着较大影响,尤其是他晚年的创作诗风,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我们今天讲宋韵,那时代音乐背景的旋律一定是宋词。相比较,王安石的词作远远少于诗,现存的诗有一千五百三十余首,词仅二十余首。可是,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却是历代宋词选本不曾缺席的一首: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般开阔高远、豪放沉郁的绝唱,难怪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周汝昌大加赞赏:“王介甫只此一词,足已千古,其笔力之清遒,其境界之朗肃,两宋名家竟无二手,真不可及也!”

也许对于王安石来说,改革变法才是他的理想抱负,写诗作词只是其业余爱好。然而,造化作弄人起来,常反着

来。传统的史学评论对其变法有所诟病,但他“文曲化科”,有目共睹,历史上即使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诗”(钱钟书《宋诗选注》)。

这使人想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诗比历史更具有普遍真理性。确实,历史是客观存在,可它有偶然性,有开始也有终结,人在阶段性中的作为是受各种条件局限的。而诗不然,诗所描写和抒发的情景具有普遍审美意义,那种个体经验提炼后所揭示的必然规律或引发的情绪,在心灵上有着共通性。

好的艺术作品魅力永久。王安石曾经实施过的“青苗法”早被废除了,可是至今我们却依然品味着他满蕴哲理意味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眼下刚过完春节不久,还在“正月里”,稍识文墨的中国大概依然会想起王安石这首千古流传的《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书市扫描



《风日有清欢》

作者:文珍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本书是作者跨时三年的阅读、生活、观察世界的记录,借廿四节气相关的古典诗词破题,读书、远游、觅友、怀人,昨日之诗与今日之事互为观照,于四时风物中留心日常情境,古老节气亦可作体察当代生活的新刻度。



《家山》

作者:王跃文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小说得方言古语之神韵,承中华文化之浪漫精神,细密编织沙湾村耕织劳作的日常生活。夫妻父子邻里,悲喜忧欢乐,小说在极其世俗然而又充满诗性的生活图景中不时鸣响着冲突、争斗的命运变奏……



《大欢喜:论语章句评唱》

作者:李永晶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本书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论语》《大学》《中庸》三篇为古典文本,对儒学思想进行新时代、新文明视野下的认知、解读与重构,致力于实现古典思想与当代人们生活世界的对接与融合,导引、激发读者在与古典的再次重逢中获得内在的喜悦。

励开刚/文

书话

读书的种类

□凌金位

我们老家把“看书”称作“望书”。“望书”就是拿起书本来阅读,这是最常见的读书方式。怎样看书是一门学问,看书看得好会引发写作热情。写作水平的高低,跟读书和藏书的多少没有本质关联,主要还在于对书的吸收、消化以及见解的深浅和实际的运用。在书页的空白处随手写下心得,这叫“不动笔墨不读书”。养成习惯后,见解随之沉积,思路随之宽广,写作水平随之提升,最后达到“下笔如有神”的程度。

抄书也叫“抄读”。中学时代,读到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方知古人竟然抄书。一部书动辄几十万字,居然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而且还是“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的冬天,这在手敲键盘每分钟输入几十字的今人看来无法想象。除了宋濂外,嗜好抄书的还有路温舒、阚泽、葛洪、陆游、张溥、黄宗羲、王国维……南宋大学者洪迈把《资治通鉴》连抄了三遍,简直是抄书队列中的“牛人”。抄书自有其道理,作家孙犁说:“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就把它抄录下来。抄一次,比读十次都有效。”由此观之,天才是从刻苦的锻炼、顽强的奋斗中产生出来的。当我们对大师们投去羨

慕的眼光时,可曾体会过幕后鲜为人所知的惊人付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听评书是最常见也最流行的“读书”方式。我听过刘兰芳的《杨家将》《岳飞传》,单田芳的《隋唐演义》《明英烈》《三侠五义》,袁阔成的《三国演义》,等等。仅仅二十几分钟,但听得人人入迷。在播音员播出“辽宁鞍山市曲艺团”后,我连手里拿的连环画都扔了。大作家莫言自称,他有一个很会讲故事的祖母,他从他的祖母的故事里汲取了文学的营养。他还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爷爷,还有一个比他的爷爷更会讲故事的大爷爷——爷爷的哥哥。除了他的爷爷奶奶大爷爷之外,村子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他在与这些人相处的几十年里,听来的故事实在是难以计数。听故事成了莫言的文学启蒙。

观看影视剧也是一种读书。当然,想从影视剧中学到东西也并非易事,只有那些具备经典气质的影视剧才能让观众“开卷有益”。王扶林导演的“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是原著的藤蔓下结出来的一枚精致奇异的仙果。我最早看这部电视剧是在1994年,以后的十

年间每隔一些日子就温习一遍,统计一下至少也有三十遍。我特别喜欢剧中那种繁华背后渗透出来的悲凉气息。导演冯小刚说,当下中国的很多影视都是垃圾。我深然其言。

清代才子张潮有言:“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此言透露出个至理:旅行也是一种读书。旅行,对于一个人——特别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门必修课。没有旅行,哪能知道得那么多?看得那么远?想得那么深?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说:“诗人的天才越高,他就越能够深刻而广泛地拥抱大自然。”

还有一种更为广义的读书——读社会这部大书。俗话说:人要在世上磨。磨就是参与社会实践,通过社会实践获得知识,明白道理。作家吴明兴说:“他不通过对古代文本的间接领会,而直接受各种习俗、故事、表情乃至情绪氛围的影响,从而在亚文化圈内经过自然生命之习欲浸染的方式来养成一种独特的智慧。”

读书的方式可以有多种,一个好的读书人不光能从书本中汲取知识,而且能从更宽泛的“书”中吸收养分,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